



# 杀人事件

红楼梦

江晓雯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红楼梦杀人事件

江晓雯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红楼梦杀人事件/江晓雯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-7-5133-0011-7

I. ①红… II. ①江… III. 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2353 号

---



**红楼梦杀人事件**

江晓雯 著

策划统筹: 褚 盟

责任编辑: 褚 盟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郑 岩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6.375

字 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11-7

定 价: 20.00 元

---

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   | 涉江采芙蓉     |
| 25  | 彩蝶枯死屏风上   |
| 51  | 明察暗访      |
| 73  | 风筝，又见风筝   |
| 95  | 月本无今古     |
| 119 | 只恐夜深花睡去   |
| 141 | 冷月葬花魂     |
| 171 | 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 |

## 涉江采芙蓉

中秋夜。

“哎呀，芙蓉花！”一直沉迷地望着夜空，对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视而不见的迎春，忽又伸手指向天边，“快看！又是一朵芙蓉花！”

探春笑道：“二姐姐可是糊涂了？刚才那朵烟花不早已消逝了吗！”但很快，她便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顺着迎春指点的方向抬眼望去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正荡悠悠地飘来，宛如一朵巨大的、红色的芙蓉花。每一片花瓣上，绿幽幽的似有磷光闪烁。

众人都诧异道：“深更半夜，哪来的风筝？”

风筝如醉了一般，颤巍巍地坠落，挂在湖畔芙蓉花的枝条上。磷光星星点点，像无数双绿眼睛，一眨，一眨，欲言又止，是有心

事要诉说吗？

湘云好奇地取下了风筝。红色纱罗制成的花瓣上，用绿色磷粉写着诗句。湘云念道：“‘涉江采芙蓉’——没头没脑的，就这么一句，什么意思？”

宝玉心中一凛——涉江采芙蓉——忙凑过身来说：“让我瞧瞧！”

风筝上的诗句，用一种古雅的字体的写成，仿佛从字帖子上直接拓下来的一般，看不出是谁的笔迹。可那句诗——不正是他梦中的诗句吗？

宝玉正感到怅然，只听探春也在耳边嚷道：“哎呀，你们快瞧！这湖面上漂着的是什么？”

清冷的月光下，一只竹筏正自湖畔对岸缓缓漂浮过来，竹筏上花团锦簇的一片，四周亮着一圈烛光，因为隔得太远，看不清到底是何物。

湘云忙将那只西洋单筒望远镜举到眼前，瞅了片刻，惊骇地大叫道：“哎呀！可了不得！”她浑身战栗着，“是她！那竹筏上躺着的，是她！”

众人都愕然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惘惘中有一种不祥的气息，如秋寒般渗入肌肤。宝玉的脸色变了，心中突突只是乱跳。他一把夺过湘云手中的单筒望远镜，朝湖面上望去——一位身穿鲜红丝缎衣裳的娇美少女，双目微合，正静静地躺在竹筏上。在她身上，在竹筏上，密密层层地，覆盖着一大片美丽的芙蓉花。竹筏四周，静静地拥着十来朵烛火。

“晴雯！是晴雯！”宝玉跺脚急道，“快！快去救人哪！”

众人大惊失色。“晴雯？她怎会躺到那竹筏上去？”

宝钗虽也惊愕不已，但很快便镇定下来，指挥下人道：“还愣着

做什么？快去缸坞撑两只船出来，救人要紧！”

小厮们忙答应着，飞奔而去。湖畔闹哄哄地乱作了一团。

竹筏缓缓地在湖面上漂浮。烛花爆了又爆，蜡烛一寸寸矮了下来，忽然间，又听到“哄”的一声，竹筏上燃起了一蓬红灿灿的火焰。火光迅速蔓延，转眼间便吞噬了那芙蓉花枝掩盖着的人影。

烟雾袅袅上升，在风中扭结成一条条轻柔的飘带，火星如流星般穿梭，火舌朝四面八方贪婪地延伸，将那片方寸之地的夜空，映成了红紫。远远望去，恰似在黑海无涯中，嫣然绽放了一朵凄艳的红花。

片刻之后，那一片片巨大的、血光四溅的花瓣，渐渐地短了，短了，一点点暗淡下去。一切残骸，都悄无声息地没入水中，不见踪迹。

四周死一般沉寂。苍黑色夜空中，唯有一轮阴寒的圆月，瞪大了金刚怒目，睥睨天下，冷若冰霜。

数日前。

云雾弥漫，宝玉迷失在云雾中。

他茫然四顾，顺着朱栏白石，绿树清溪，悠悠荡荡地，朝前方走去。

花径尽头，十数棵参天的大树，掩映着一座青瓦红墙、雕梁画栋的高楼。暗青底色的匾额上，写着“太虚幻境”四个泥金大字，两边还挂着一副对联：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

镂刻着精致的花鸟图案的木门虚掩着，宝玉轻轻推开了门。门轴发出涩滞的声响，如一两声沉闷的叹息。一座幽森阴敞的大厅，古画轴一般，徐徐在他眼前展开。

宝玉悄然进入了大厅，抬眼望去，四面都立满了一排排乌沉沉的大柜。他打开其中一个柜子，顺手取出一册书卷，随意地翻开了一页。

那一页上赫然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晴雯，可不正是他最喜爱的那位贴身丫鬟的名字？宝玉心中一动，忙低头看时，只见那书页上画着一个美人，双目微合，躺在芙蓉丛中，旁边诗句上写着：“涉江采芙蓉”。

宝玉困惑地自语：“涉江采芙蓉？晴雯？这……又该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阳光如烟般飘入大厅，又袅袅四散，金色的微尘飞扬着，缓缓地凝聚成一张娇憨的笑脸——是晴雯！她拿着一把扇子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撕了两半，接着“嗤嗤”又撕成几片。恍惚间，他看到自己还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响得好，再撕响些！”说着又递过了一把扇子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了几片子，二人开心地相视而笑。

两个人的身影，仿佛在时光之水中摇摇地颤抖了几下。那娇憨的笑容，瞬息间便已幻化成一种倔强的冷笑。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屋子，在满屋子前来抄检大观园的人面前，“霍”一声将箱子掀开，两手捉着，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，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。虽然正生着重病，她那孱弱的身体，依然站得很挺，很直。她傲然地冷笑着，目光如凌厉的刀片，在每个人脸上划过。“查吧！可都得睁大了眼睛，查仔细了！这番若还查不出什么来，又该拿什么去跟主子邀功请赏呢？”

倔强的冷笑渐渐隐去，那如花的脸庞，淡了，模糊了，烟化了，再冉冉地浮现时，已是一副憔悴的病容。晴雯躺在炕上，恹恹弱息。她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，脸上已瘦得不成人形。两个女人将她从炕上强拉了下来，蓬头垢面地拉出了屋子。母亲王夫人一脸怒容，端坐在屋内，吩咐道：“只许把她贴身衣服撂出去，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！”

宝玉垂手站在王夫人身边，含泪眼睁睁看着晴雯被人拉了出去，如同被生生摘掉了心肝一般。他动了动嘴唇，似乎想为晴雯辩几句，可目光一触及王夫人那愠怒的神情，又只好快快地垂下了头，不敢吭一声儿。

“晴雯！晴雯！”当所有的人都离去之后，宝玉扑倒在床上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宝玉！你怎么了？”耳边传来一位少女的声音。宝玉睁开眼，汗涔涔地坐起了身，一把抓住那少女的手。“晴雯！晴雯！”

那少女道：“宝玉！宝玉！我是袭人哪！”定睛看时，眼前那少女容长脸儿，模样虽没有晴雯娇俏，却也生得干净柔媚。那是宝玉的另一位贴身丫鬟袭人。

宝玉一惊，又恍然朝四处张望——身边没有烟雾缭绕，没有那座阴蔽的大厅，也没有一排排的高柜。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，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的砖也是碧绿凿花的——他还在怡红院里，在自己的屋内午睡，刚才那一切，都不过是个梦境罢了，一个重复了很多次的梦境。也不知有多少次，他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叫做“太虚幻境”的地方。在

那儿，他发现了一册书卷，随意翻开了一页，那一页上赫然写着“晴雯”的名字。画面上是一个美人，躺在芙蓉丛中，旁边诗句上写着：“涉江采芙蓉”。而每次恰恰在这一刻，他便会无端地从梦中惊醒。

“涉江采芙蓉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当他终于忍不住，将梦中的一切，困惑地告诉晴雯时，晴雯却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。“可能是因为……我平日最喜欢芙蓉花吧！所以你才会把我的名字，和‘涉江采芙蓉’的诗句梦在一起！”也许，这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。

宝玉眼前，不禁又出现晴雯那病容满面、被人从炕上强拉下来的情形，一时心痛难忍，不由长叹一声，又倒在床上大哭起来。

袭人劝道：“哭也不中用了。你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晴雯已经好了，她这一去，倒也能心静养几天。你果然舍不得她，等太太气消了，你再求老太太，慢慢地叫进来也不难。不过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谗言，一时气头上如此罢了。”

宝玉哭道：“我不知晴雯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！”

袭人道：“太太只嫌她生得太好了，未免轻佻些。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，所以恨嫌她，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。”

说着袭人便起身，将桌上的礼盒捧到宝玉跟前。“这是娘娘从宫中送出来的中秋节赏，你瞧瞧！”盒子被打开了，摆在正中间的，是一串光彩照人的红麝香珠。

羊脂玉般雪白丰腴的手腕上，也笼了串一模一样的红麝香珠。风微微吹来，那只手轻轻地拂了拂刘海。刘海下，是一张端庄艳丽的鹅蛋脸，眉不画而翠，唇不点而红，可不正是宝玉的姨表姐薛宝钗？

宝钗望着湖畔那一大片芙蓉花，出了片刻神，又转身朝怡红院的方向而去。

怡红院内，宝玉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礼盒。“别人的也都是这个？”

袭人回道：“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，一个玛瑙枕。太太、老爷、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。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。”宝姑娘，指的便是薛宝钗，她母亲跟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亲姐妹，因嫁了薛家，宝玉和姐妹们都称呼她为薛姨妈。贾府上上下下的丫鬟仆人，则都称她为姨太太。薛家是皇商，资产丰厚，有钱，有地产，又在各处都开了铺子。宝钗父亲早逝，她还有一个同胞哥哥薛蟠，因打死了人命，靠着贾府的权势躲过了官司，带着母亲和妹妹客居在贾府，一转眼已是好几年了。

宝玉忙问道：“林姑娘呢？”这位林姑娘，说的便是他姑表妹林黛玉。黛玉父母早逝，又没有兄弟姐妹，自幼便孤苦无依地投靠到他家来。宝玉的祖母贾母，对这个亲外孙女百般疼爱，吃穿用度，皆与宝玉一样，竟将自己的两个亲孙女迎春、探春，还有一个堂孙女惜春也比了下去呢。黛玉年幼时，便与宝玉一张桌吃饭，一个床睡觉，无话不谈，感情自是与别个不同。如今虽大了，各自在大观园择地而居，可宝玉仍对她恋恋于怀，每天都要往她居住的潇湘馆探望好几次，方才安心。但凡得了什么好吃的，好玩的，他总要先让人送到黛玉那儿，让她拣喜欢的收下了，才敢自己享用。

“林姑娘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的一样。”

宝玉听了，登时皱起了眉道：“这是怎么个缘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！别是传错了吧？”

袭人说：“昨儿拿出来，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，怎么就错了！”

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，我去拿了来了。我还听鸳鸯姐姐说——”她瞥了眼宝玉，忽然抿嘴一笑。鸳鸯是宝玉的祖母贾母最信任的丫鬟，贾府里再机密的事情，也瞒不了鸳鸯的一双慧眼。她为人又是极稳妥可信的，但凡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消息，绝不可能是无中生有。

宝玉问：“怎么？”

袭人说：“等二姑娘出嫁后，就要议你的婚事呢！”

宝玉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。“婚事？”

宝钗正走到帘外，听到屋内的谈话，不由停住了脚步。

“听娘娘的意思，像是心中早已选定了人！”

宝玉忙又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你忘了？往日不是有个癞头和尚说过，宝姑娘项圈上挂的那只金锁，日后只有佩玉的人方可婚配？宝二爷您可不就那个佩玉的吗？这可不正是金玉良缘，天作之合？”宝玉生下来时，嘴里含着一块雀卵大小、五彩晶莹的玉，自幼佩戴在颈上。后来宝钗随着母兄进京，客居在贾府，在她项圈上，却佩戴了一个金锁。据说是她幼年时，一个癞头和尚给的消灾辟邪之物，日后定要寻一个佩玉的人，才能够婚配。宝钗来了之后不久，这个传闻，便已传遍了贾府上下。

站在门帘外的宝钗，脸上一红，不由低头看了看挂在项圈上的金锁。

宝玉一听，不是自己心尖上的那个人，不由感到失望，在屋内冷笑道：“什么金玉良缘！和尚道士的话，如何信得？”

袭人又笑着取出那串香珠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“娘娘若没有这个心，这串红麝香珠，为何只有你跟宝姑娘才有呢？”

袭人口中的这位娘娘，便是宝玉嫡亲的大姐元春。她早早便被选入到宫中，受到皇上的宠幸，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贾府虽是世袭的贵族，但近几十年来，后辈都未曾建功立业，故此面临式微没落的局面。元春是贾府的荣耀，也是贾府重振家业的靠山，只她一句话，足以改变贾府中每个人的命运。

宝玉是她深爱的弟弟。在她入宫之前，宝玉年岁尚小，她将宝玉抱于膝上，亲自教他读书习字，说起来，宝玉便是她开的蒙。她离家之后，虽深居宫中，仍挂念宝玉，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说“千万好生扶养，不严不能成器，过严恐生不虞，且致父母之忧”。眷念切爱之心，片刻未能忘怀。

几年前，元春回贾府省亲，又将美丽的大观园赐给了宝玉和各位姐妹们居住。宝玉搬进了怡红院，黛玉挑了潇湘馆，宝钗入住了蘅芜苑，二姐姐迎春住进了紫菱洲，三妹妹探春住的是秋爽斋，四妹妹惜春住的是暖香坞。每一个院落，都有一个跟他们的主人一样的美丽名字。

自从住进了大观园，宝玉的生活中，似乎永远都是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。比邻而居的，几乎都是他的姐妹们，那些美丽的、才华横溢的、纯净得如一泓清水般的少女。即便那些服侍在身边的丫鬟，也是青春的、美丽的——这世上又有哪个少年不愿与青春和美为伴呢？

然而，秋天，万物凋敝的秋天，还是来临了。往年的秋天，宝玉所感受到的，是桂花开了，菊花开了，秋海棠开了，芙蓉花也开了。美酒酿熟了，螃蟹长肥了，正好跟姐妹们在菊花丛前畅饮美酒，开螃蟹宴，吟菊花诗。不然，便是在桂花树底下看姐妹们临水垂钓，或者荡舟到那芦苇丛中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可今年却不同。先是才入秋时，怡红院里好好的一株芙蓉花，

竟无故死了半边。那似乎是个不祥之兆，很快，便又传来了二姐姐迎春就要出嫁的消息。宝玉正在伤感留恋之际，他的母亲王夫人，又气势汹汹地派人抄检大观园，赶走了不少青春的、美丽的丫鬟。其中最让他放不下的，便是打小儿服侍自己的、聪明灵巧的俏丫头晴雯，也含冤抱病，被逐出了园子。

宝玉痛苦地感到，生命中那些青春的、美好的、使他眷恋的人和物，似乎正在悄悄地离他远去。他伸出了手，试图握住那些美好的岁月，可那双手握不住年华。似水流年，悄悄儿地，自他指缝间溜走了，带走了甜蜜温馨的一切；再展开掌心，空落落的，一切都如水泡幻影般稍纵即逝，或许能留下几滴水珠，那又是什么——是似水流年的记忆呢，还是他那伤感的、失落的眼泪？

如今，更让他感到措手不及的是，他的婚事，竟然也被提上了议程！让人担忧的是，拥有最高决定权的大姐姐元春，更中意的似乎是宝钗，而不是黛玉！如果他未来的妻子，不是自己挚爱的黛玉，那么，他将如何面对今后那漫长的岁月？若是连黛玉也要失去了，对他而言，那简直是苦痛的极致。想到这儿，他只觉得刺心，脸色一变，夺过香珠，一把便丢掷在地上。“谁稀罕了！”跺脚就朝门外走去。

袭人急了，忙拾起香珠。“好好儿的，这可怎么说呢！”

宝钗站在门帘外，听到这儿，也不由微微变了脸色，正待转身离去，只见宝玉已愤愤然地掀帘而出。

宝钗有几分尴尬，但也只得强笑道：“宝兄弟要出去？可巧，我正想着过来找袭人说话儿呢！”

袭人忙掀帘而出，笑着招呼宝钗道：“宝姑娘来了？快，请进来坐吧！”

宝玉道：“宝姐姐，您请便，我失陪了！”说着便头也不回地一路走了。

宝钗若有所思地望着宝玉匆匆而去的背影。

袭人忙笑道：“这几日为着晴雯的事，二爷他心里烦闷得很，见了谁都是淡淡的，连话也懒怠多说一句，姑娘还请多担待些！”

宝钗叹道：“只怕他为了，不只是一个晴雯！”

宝玉独自掀起了草帘，走进屋来，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，黑沉沉的头发，乌云般散满了枕席。

宝玉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她，悄唤两声：“晴雯！晴雯！”

晴雯昏昏沉沉的，没有反应。

宝玉环顾四周。墙上粉尘剥落，腻着半截子黑糊糊的污垢，青苔纵横交错，拼凑成一幅奇怪的画面。屋内横七竖八，胡乱摆放着几个瘸腿的桌柜。窗纸连旧带脏，不黑不黄，早已辨不出原先的颜色，又破了大大小小十来个洞，不时有冷风呼呼地灌了进来。这便是晴雯的家，确切地说，是她姑舅表哥的家。晴雯父母早死，这位姑舅表哥，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可偏她姑舅表哥是个一味死吃酒、不顾家小的醉鬼，她嫂子又是恣情纵欲的人，两口子各自在外头厮混，极少回家，只剩下晴雯一人，在外间房内趴着。

宝玉忙俯身替晴雯掖了掖被子——幸而她的被子还是干净的，是她从怡红院带过来的旧被子。可她的脸——昔日那红润饱满的面颊，早已枯槁蜡黄，嘴唇干裂，血色全无，两只眼睛已深深地抠了进去。那五官的轮廓，却依然精致妩媚，如一朵清丽的芙蓉花。只是，再美丽的芙蓉花，若是被移植到穷山恶水，又失却了雨露灌溉，

怕也很快便会凋零枯败了吧。

宝玉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，一滴，两滴，落在了晴雯的面颊上。晴雯缓缓睁开了眼，一见是宝玉，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，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。哽咽了半日，晴雯方说出半句话来：“我只当不得见你了。”接着便嗽个不住。

宝玉拉着她的手，只觉瘦如枯柴，腕上犹戴着四个细细的银镯。宝玉心中惨然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哽咽不已。晴雯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你来得好，且把那茶倒半碗给我喝。渴了这半日，叫半个人也叫不着。”

宝玉忙擦了擦眼泪问：“茶在哪里？”

晴雯道：“那炉台上就是。”

宝玉抬头望去，露台上虽摆着个黑砂吊子，却不像个茶壶。他只得去桌上拿了一个碗。那碗又大又粗，实在不像个茶碗，还未到手内，先就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油膻之气。宝玉仔细找了一遍，见实在没有其他容器可以替代，只得拿了来，先拿些水洗了两次，复又用水洗过，方提起沙壶斟了半碗。可这茶水——绛红色的，污浊不清，不知到底是什么茶。

晴雯扶枕道：“快给我喝一口吧！这就是茶了。哪里比得咱们的茶！”

宝玉先自己尝了一尝，并无清香，且无茶味，只一味苦涩，略有茶意而已。可除此之外，又无解渴之物，他只好将茶碗递与晴雯。晴雯却如得了甘露一般，一气都灌下去了。

宝玉心中酸楚。在服侍他的那些丫鬟中，晴雯向来是最受娇宠的。往常在怡红院中，什么样的好茶没尝过？她尚且还有不如意之处，可今日……

他忍不住又流泪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说的，趁着没人告诉我。”

晴雯呜咽道：“有什么可说的！不过挨一刻是一刻，挨一日是一日。只是一件，我死也不甘心的。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，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，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？我太不服！”

宝玉拭泪道：“是太太听信了谗言，在气头上，白冤枉了你！你且忍几日，等太太气消了，我再求老太太，慢慢地叫进来也不难。”

晴雯道：“且不说老太太、太太会不会答应，即便我再回去了，又能怎样？我当日痴心傻意，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的，如今看来，是我太糊涂了！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谁又能跟谁一辈子呢？若一定要散，还不如早些散了的好！”

宝玉听了，肝胆俱裂，越发痛哭不已。

“宝二爷！宝二爷！”草帘被掀起，站在门口看风的老婆子慌慌张张地进来，一把抓住宝玉的胳膊就往外拽，“快走吧，晴雯的嫂子正往这边来了呢！”

宝玉回头看着晴雯，恋恋地不忍离去。

那婆子急了。“我的爷！方才可是你巴巴地求了我半日，我一时心软，才大着胆子引你上这儿来！若被人知道了，回了太太，我还吃饭不吃饭！姑娘也不劝一劝？”

晴雯也哭道：“宝玉，快去吧！”说着便用被子蒙住了脸，不再理他。

那婆子顺势用力将宝玉拽出了屋子，又一路拽了十来步，拉到一座假山后站定。她探出头去，看到不远处晴雯的嫂子正摇摇地走来，掀帘进了屋，这才拍胸顿足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吓死我了！”